

HUACHENG
NIANXUANXILIE
花城
年选
系列

20
19

中国
随笔
年选

朱航满
编选

中国文学年度盛宴
人文华夏气象万千



ZHONGGUO SUIBI NIANXUAN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HUACHENG
NANXUANXILIE
花城
年选
系列

20
19

中国
随笔
年选

朱航满
编选

中国
文学
年度
盛宴
人文
华夏
气象
万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9中国随笔年选 / 朱航满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20.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9092-7

I. ①2…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7279号

出版人: 肖延兵

责任编辑: 蔡 安 李珊珊 欧阳衡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
- | | |
|------|---|
| 书 名 | 2019 中国随笔年选
2019 ZHONGGUO SUIBI NIAN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6 1 插页 |
| 字 数 | 280,000 字 |
| 版 次 |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热风中的静

——序《2019 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

2019 年的 3 月，我坐飞机到重庆，在万米高空上看了一部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这部电影与我前往的重庆还是有些关系，贾樟柯似乎也对于这个南方的山城颇为青睐，之前的《三峡好人》，也是和重庆有关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选择前往重庆的路线，几乎已经很少选择贾樟柯在电影中的那种坐江船的方式了，而这却是一种可以欣赏三峡美景，也能感受人间万象的方式。我很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其中有他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但又始终有一种来自底层草根的感受和视角，这种混搭的方式，其实令他的人物多少让观者感到一些纠结。诸如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他所关注的那些底层人物，却似乎有一种知识分子才有的忧郁和感伤。如果细细想来，这是一件颇为荒诞的事情。但我想，这种不恰，则又恰恰是贾樟柯作为导演的一种独特之处。也正是因此，他的电影，很多观众很可能并不太明白，甚至也没有多少耐心，虽然其中的人与事都是与他们相关的。

记得好多年前，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问世，上海的王晓渔兄写了篇有趣的文章《文学界为什么没有贾樟柯？》，这是对于贾导演的一种赞美，也是对文学界的一种批评。晓渔兄的文章是一个话题，但也是值得深思的。去重庆之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朱丽丽的文章《浮生取义》时，就曾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这篇文章并不是简单的电影批评，而是作者颇有代入感的一种精神共鸣。这种因为贾导演的电影而生发的写作，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一种折射。后来又读了李皖的一篇关于流行音乐的文章，虽然我已经

很久不再关注这个话题了。但当读完李皖的随笔《“时代歌手”不再拥有时代》，我捧着刊有文章的那期《读书》杂志，在屋子里静默了许久。感谢李皖为我们贡献了“时代歌手”这样形象的词语，诸如他所欣赏的罗大佑、李宗盛、崔健、张楚、窦唯等。这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按照李皖的批判说法，是属于大歌手、可能的大歌手或者大嗓门的。

无论赞美还是批判，我从朱丽丽和李皖的两篇文章中，都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冷静。在2019年的世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我们每每都在期待一种特别的声音。诸如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在看了各种纷扰的资讯和解读后，直到读到叶廷芳先生的《震撼全球的巴黎大火》，才似乎听到了一种沉静而优雅有力的声音，心中才释然了许多。我似乎有了一种特别的念头，如果每每遇到一种世人关注的公共事件，没有读到那一篇沉静而有力的好文章，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这不仅仅是一个随笔写作者的特殊爱好。叶廷芳先生的文章不长，但非常有力。先生是懂建筑懂美的，他娓娓道来巴黎圣母院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珍贵，以及这场大火所带来的损毁的深深遗憾，而更令他不安的是那些不文明的幸灾乐祸者，这也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动机。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为读到这样的话语而感到一种振奋：“一个民族，只有看得到并承认别人的长处，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冯象的长文《我是阿尔法》，学识深厚，眼光犀利，解读到我们很多无法触及的东西。关于人工智能，人们的期待远远大于对于它的忧思。在专业领域的高歌之外，我们需要人文工作者的另外一种声音，因为除了享受物质的利好之外，我们还是有头脑也有感情的物种。邓晓芒的文章《关于人类尊严的思考》，同样启人深思。基因婴儿的诞生，作为新鲜事物，或许与人工智能一样，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进行探索它们存在的可能。这两篇由学者写出的文章，其实都是一种人文学者对于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如果说基因婴儿在狭义专业上属于医学，人工智能在专业上划归计算机科学运用，那么看似法学和哲学学者是作为外行的一种关注，其实却是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的冷静审视。似乎令人感到一种忧思的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思考程度已经远远赶不上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程度。

熊景明女士的《松仔园行山记》，此文起初读过就印象很深。后来编选随笔年选，没有找到电子版，也怕麻烦身在香港的熊女士，就拿着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到了电脑里。这次重新阅读和敲击键盘，让我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阅读体验。熊景明的这篇随笔写她在香港中文大学供职的一段独特的记忆。因为每每有学者来中文大学进行访学，她都会带着他们去大学后面的

小山，一边爬山，一边赏景，一边交流，其乐融融。此文读来颇感亲切，因其中提到的很多学者和作家，也都是我所喜爱的。但细读之下，又不难读出作者对于香港的热爱，短短的文章，写出了香港的历史、风貌和现状，以及香港与内地的那种道不尽的血脉相连，却都在不经意之间。这是一篇静水深流的好文章。

以上诸多文章，在我看来，他们是文学的，也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我将之看作我们时代的一种写作。由此记得多年前，我的一位师兄，现在已经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了，回到母校为我们讲座。我刚刚因为回乡，经历了一场不快的旅程，故而颇带着情绪地向他讲述了这个旅程的情形。这位师兄听我讲了这些经历，只是对我说了句，我只是一名作家。当时我颇为这位自己尊崇的作家感到失望。但仔细想想，我觉得倒是自己的幼稚和失礼了。因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对于自己的写作是非常珍重的，他有自己写作的尺度、标准和要求，有自己的方式，因此，他的回答是冷静而准确的。这位师兄的回答，恰恰可以成为我对于随笔的一种期待，因为它始终还是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有自己的边界、尺度和方式。也正是因此，我在遴选随笔佳作的时候，首先更看重的是文学以及作为文学的表达方式，它一定是沉静的，温润的，细腻的，深刻的，美丽的，而我也始终相信这种属于文学的形态，其生命力也一定是长久的。

还有几篇并非专业的文学写作者的随笔，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篇是王宏任的《我眼中的张中行》。某种程度上或者对某一些读者来说，张中行是个有所争议的人物，但如果我们真正走近这位智者，就不会轻易地下结论了。有时候我们的认识会被复杂的事物所纠缠，难免会雾里看花，但首先应该珍重每一次真诚地审视。王宏任写他认识的张中行，都是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却看出了这样一位张中行，乃是深得我心的。文章末尾写道：“他虽然衣着纯粹中国式，可是思想包容天下先进思想，他是科学和民主的追求者。”另一篇系章燕写他的父亲屠岸，那是他父亲离世前的最后日子，文章《生命没有终结》，就颇给我一种巨大的精神感染。我们很少读到这么动人的告别文章，自然，亲切，宛如在诗歌的湖水中荡漾一样。一个诗人的死亡，让我们看到了诗歌与艺术的胜利。容洁的《来燕谢》，写她的父亲、著名散文家黄裳先生，在不经意之间写及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半个世纪的沧桑，一些恩怨，一些掌故，一些温暖，都在点点滴滴之间。

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太多的宏大事件了，充斥着热情甚至激烈的情绪。但对于读书人来说，我们不能不提到“五四”。偶尔，可以读到

几篇好文章。谢冕先生的《一个人的“五四”》，令人感到一种温暖和乐观，充满了期待。陈平原先生的《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角度新颖，也发人深省。翟业军的《说不尽的“五四”》令我们看到了“五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研究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关于“五四”言说者，都是学术界的专家们，而作家们的笔触似乎难以写成举重若轻的好文章。当然，还有关于八十年代，关于改革开放的几篇文章，诸如孙郁先生的《瞭望到的星光》和何怀宏先生的文章《“我不喜任何高调，更关注那些可能对人类造成重大危险的东西”》，都是谈个人思想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人的思想成长感受到那个独特的时代。最后，我特别推荐百岁老人杨苡先生所写的两篇怀人的短章，它们浓缩了我们时代的学识、经历与情感。

2019年9月10日

热风中的静

——序《2019 中国随笔年选》 | 朱航满001

辑一

浮生取义 | 朱丽丽001

“时代歌手”不再拥有时代 | 李皖005

辑二

瞭望到的星光

——我的 1980 年代思想历程 | 孙郁013

“我不喜任何高调，更关注那些可能对人类造成重大危险的东西” | 何怀宏022

城市、诗、译诗 | 袁小龙030

辑三

一个人的“五四”

——文学的青春和梦想 | 谢冕039

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 | 陈平原045

说不尽的“五四” | 翟业军051

辑四

庄子的起点 | 刀尔登055

女子故事 止庵	059
秋夜里的三枚匕首 王彬	063
五色炫乾坤 刘江滨	068

辑五

我是阿尔法 冯象	073
关于人类尊严的思考 邓晓芒	088
震撼全球的巴黎大火 叶廷芳	095

辑六

生于1899年 ——纳博科夫和他的同龄人 叶兆言	099
人生烦恼识字始 王安忆	107
顾随先生的讲堂 江弱水	117
我看辛丰年 朱伟	126

辑七

宽堂先生 王祥夫	133
我眼里的张中行先生 王宏任	142
来燕榭 容洁	146
道不尽的林斤澜 章德宁	151

辑八

送远客离去（外一篇） 杨苡	167
生命没有终结 ——记父亲屠岸最后的日子 章燕	170
从公已觉十年迟 郑雷	179
“我亦飘零久” ——忆黄永厚 张瑞田	185

辑九

从安妮故居到安妮密室 ——纪念安妮诞辰 90 周年 朱亦可	191
宋陵 于坚	198
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 刘文飞	202
青冢 黄纪苏	222

辑十

吉姆老来得子 李彦	229
家有如意 蒋韵	234
松仔园行山记 熊景明	238
春在溪头荠菜花 张宗子	241



辑一

浮生取义

—朱丽丽

9月份的电影，期待贾樟柯《江湖儿女》的人不少。早年《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在一个档期硬拼，死状惨烈，历历在目。这些年，似乎从《天注定》《山河故人》起，贾樟柯文艺导演的名头逐渐有了市场。大批文艺青年或伪文艺青年还会捧场去影院一观。贾导应该很欣慰，文艺电影最惨淡的年代过去了。

《江湖儿女》到底讲述了什么？我以为是一个浮生取义的故事。巧巧为了心爱的男人斌斌，一腔孤勇，顶罪坐牢，千里寻人。那个男人已经落魄变心，不愿再见她，她孤独地做了江湖上的女人。男人落难回来投奔，巧巧收留且照顾他。男人问：你恨我吗？答：对你无情了，也就不恨了。再问：无情为什么还收留我？答：这是义，你不懂。赵涛湿了眼眶却没有滚落的泪极好。剧中还有一段插曲：巧巧随着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去了乌鲁木齐。男人得知她刚刚出狱退缩了，半夜她在路过的小站悄悄下了车。清冷的冬夜，浓厚的黑暗，偶尔有牧人打马走过，像被遗忘的世界尽头，无边的寂寞。就在这时，一道奇异的光芒划过

天际，是飞碟？巧巧的脸庞被照亮了，逐渐由木然泛起狂喜与感激。

我非常喜欢这个场景。因为这道光芒，巧巧所有的深情付出及被辜负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她的情义就如那飞碟的光芒，稀有，罕见，举世无双。大多数人不相信，亦从未有机会目睹或经历，但那是浮生中的光明。浮生取义，有了浮世的浑浊、不确定与无可奈何，映照出来的“情义”才更珍贵，催人泪下。

巧巧很长情，贾导也很长情。有人说他的影片是小镇青年现实主义加一点赵涛。可不是，赵涛是他系列电影铁打的女主角。这份长情也许只有姜文对周韵可以约略比拟，但姜文的电影一般都是双女主。赵涛长着一张城乡接合部的脸，越演到后面越不加修饰的苍老与憔悴。我想她的相貌平平也成全了贾的长情。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倾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才子罗西里尼，抛夫弃子私奔成功。结果，明眸皓齿熠熠发光的大明星，在罗西里尼刻意原生态处理的电影中根本就是异数，完全无法融入。褒曼十年后回到好莱坞才重新焕发艺术生命。假如赵涛长得像褒曼般美若天仙，贾导也会面临同样的尴尬。她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她是贾樟柯的世界的原住民。

贾樟柯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逝去的民间社会，是迅速现代化之后被视为累赘与落伍抛弃在后的那个世界。

幸亏，我们还有一位贾科长，钟情于这些小镇现实主义社会的白描。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构建出中国的县城生活影像世界。乡村早已经消失了，城市变成光怪陆离的折叠空间。那些三四线小城市满面尘埃千篇一律地存在着，贾樟柯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一直在书写他的乡愁、他的记忆。我有时候想，他如此执着，也源于他是山西人。山西人惜物，才使得山西成为全国地面文物保存最多最好的省份。贾樟柯惜物，长情又念旧。他日复一日地书写过往的中国，书写被遮蔽的底层，也将最美好的愿景、情义的形象投射在巧巧们身上，投射在那些无望之中迸发人性之光的人物身上。

据说现场有影迷问贾樟柯：“有人说《江湖儿女》是写给赵涛的情书，您认同吗？”贾樟柯回应：“《江湖儿女》是写给中国女性的情书，电影里的男性可能更多迷失在金钱等所谓世俗的成功里，越来越软弱，但女性越来越坚强。”这是贾樟柯本人的表白。除此之外，我觉得，《江湖儿女》一如既往，是写给90年代中国的情书。

看一部电影，最意味的不一定是主人公，而是那些群演。我经常惊叹不知道贾樟柯从哪里找到那么多原生态的非职业演员。他们在电影里的面孔，就像每一个街头巷尾常见的普通人。影片开头就是一段手持摄影的大巴内部场景，应该是隐藏拍摄。晃动的镜头下，那些面孔根本不是演员，而是最质朴的中国百姓。赵涛的脸出现在其中，毫无违和感。这是她最好的地方，她的气质

音容都是民间社会的，所以能够激发我们最深层的共情与感喟。

怎么会有人说贾樟柯没有价值呢？他捕捉到那么多一晃即逝的时代符号，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活生生的人。贾樟柯的长情因故乡而起，却不局限在故乡。他的视野渐渐扩大，投射向整个中国。内地国营厂矿的破败与凋敝，那些坐在街头和麻将馆里消磨余生的老年男人，衣着花花绿绿满脸陶醉在街头跳着广场舞的大妈们；奉节码头上面容呆滞的移民即将永别故土，一地仓皇，被长江带往不可知的命运；光怪陆离的迪厅中群魔乱舞的社会青年，现在连“迪厅”这个字眼都成了历史名词；像吉卜赛大篷车一样的山寨歌舞团，满头杀马特黄发的歌手，唱着走调的粤语老歌，轰炸着银屏内外的耳膜；那个起早贪黑谋生的摩的司机，与妻子长期分居两地，起了色心却令人一点都恨不起来；看到二勇哥的葬礼上出现的国标双人舞，我骇极而笑。嘈杂的乡野葬礼，突然两个人郑重其事地鞠躬致哀，浓妆艳抹半裸着跳起了国标舞，旁边一群乡镇青年围观。那种土洋结合的冲击力，就像《立春》中小镇街头演出的芭蕾舞与歌剧，也像《钢的琴》中在葬礼上演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与东北二人转……这些在贾樟柯电影中一再出现的符号，是因为急速的现代化进程而被压缩成一团的民间图景。荒谬的存在，有着深沉隐痛的复杂肌理，让人大脑短路而灵魂出窍，嫌弃、难以置信而又不自觉地热泪盈眶。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过去与未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喜感的方式叠加在一起，这是所谓叠加的现代性。

对我个人而言，最有冲击力的是江轮的场景。巧巧出狱后，溯江逆流而上，去奉节找寻斌斌。我少年时上学，就常常乘江轮在长江中下游来来回回。那时的客轮有江申号江汉号，缓慢沉重，客舱里人多语杂，环境也不甚干净。约几个同学好友，一路吹着江风，看两岸风景。那是我最初认知路上的中国。依稀记得有一处，两岸壁立千仞，江阔水深。正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之处。年少轻狂的我经常在某些时候蓦然失语。面对这条沉默寥廓的大江，与无数熟记于心的地名，感觉是与古人劈面相逢。如此失重，漂浮在历史的虚空中，以至于脉脉不得语。随着高铁的兴起，这种缓慢的过时的交通工具退出了历史舞台。客轮纷纷改成游轮，即使如此，游客估计也是以中老年为主。我几乎已经从不想起坐江轮了，觉得像是前世的场景。影片中那个一模一样的舷窗，和狭小的内部客舱一下子击中我，似乎都能感觉到一股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江湖儿女》让我再次感觉失重，与历史中的自己，与少年时光劈面相逢。

感谢贾导的长情，使得这些被遮蔽被遗忘的记忆，以一种鲜明的回环反复的方式保存在他的电影中。同时，也借由他的影响力，使得这些空间符号再次

被激活，进入公众视野，映照我们每个人的来路。我以为，这样的电影，比单纯进影院买到两个小时的欢愉更有意义。

江湖和爱情的叙事都是假的，不变的是贾导对于一切逝去之物的长情。摧枯拉朽的城市变迁，文化拔根的移民，物是人非的江湖。那些粗粝的民间符号令我眼眶发热。人类学家格尔兹说：解释人类学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使我们得以接近别人，从而完善人类社会的整体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贾樟柯也是一位影像人类学家，贾樟柯的电影实践也是在浮生取义，借由影像，记录浮生世相百态，记录几代中国人置身其中的时代更迭，记录历史无情之中的有情。

那些诟病贾樟柯一成不变的人，不理解一个作者导演浮生取义的生命印记，也不理解这些记录下来的他者生活，对整体人类生活的文化意义。

（原载《文汇报》2018年10月12日笔会副刊）

“时代歌手”不再拥有时代

—李皖

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已然发生、正在发生一些足称重大的转变，但绝大多数人浑然无觉，不以为意。

比如，你已经有多久没有被一首歌深深感动，未再体验那种灵魂直上云天的感受？你已经有多久没有为一张专辑痴迷，一首一首、逐字逐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反反复复听，似乎用力要把它刻进人生，写入生命？可能，已经很久很久，但我们没觉得这有什么。

我们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再觉得音乐是深刻的，是精神的必需，是灵魂的圣洁洗礼。我们已经习惯于随随便便地对待音乐，偶尔地在社交网络随手转发一首歌曲，就像随手转发一桩八卦传闻。

近五年，中国流行音乐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以2018年6月23日第29届台湾金曲奖无声无息的颁奖为标志，大众，包括以前众多热心歌迷，对各类“音乐奖”“提名名单”“获奖名单”失去兴趣。大部分音乐奖关张，个别音乐奖勉力在维持，但不再举办颁奖典礼及其晚会。

近五年，由各方评出的媒体公布的各种“年度十大”“年度歌曲”“年度专辑”，大多为大众闻所未闻，所谓的“年度”流行音乐，基本上年度中并不流行。《我是歌手》等电视真人秀，是唯一尚拥有大众热情的音乐节目，但其间表演的曲目，绝大多数为往年流行歌曲的翻唱和改编，当下流行曲目零零落落，面容惨淡。

流行音乐不流行，是这五年流行音乐的一个最大现象。

虽然流行音乐不流行了，但流行音乐仍在持续创作、生产、录制、发行。在音乐不再是必需品的年代，音乐出版的种类数量却空前庞大，其中大多数是作坊式制作和独立发行。新人新作涌现之多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每年歌坛名录

都在大面积地刷新，哪怕是专业研究者也不明究竟，看不到全貌，把握不清方向。

这五年流行音乐有几个总体特征，值得认清：

音乐出版不受关注，但音乐秀盛行。音乐秀实质上是音乐萧条的表征。音乐秀的本体不是音乐而是真人秀，其中音乐主要起到媒介的作用，将艺人载入大众现场。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感人的电视现场，音乐秀起到的功能也主要是娱乐，而非声音艺术。

流行音乐不再产生强烈的社会信息，音乐人很少有自觉的社会意识，只大量生产感性。流行音乐作为公众表情、社会晴雨表的功能，虽然客观上仍存在，却已极为微弱。当下最引人注目的感性力量，一方面低龄化，不影响社会主流人群；一方面代际化，速生速灭，不断更新迭代。

互联网一方面将人变得彼此类似，一方面将人变得愈加偏执。人们只看自己愿意（能）看的，只听自己愿意（能）听的，由此形成了各个“平行宇宙”。“宇宙”间不相往来，“宇宙”内相互趋同。

具体到歌手，具体到作品，深入到音乐的内部和细节，那堪称庞杂、零碎、浩瀚、密集的多样性是无法尽述的。下面，仅就反映这五年流行音乐的总趋势、总特征的部分作品和歌手，做一番浏览和概述。

“时代歌手”

罗大佑在睽违上一张专辑 13 年后，发表了《家Ⅲ》，回应他在大时代之初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相隔 33 年之久（1984 至 2017），现在勉强像是有了一个答案。

当初愤然离开，现在热切归来。当初决然出走，现在释怀还家。当初无尽告别，现在欢喜重聚。当初一心背叛，现在全情拥抱。当初断然否定，现在极力肯定。只是这一回的肯定里，没有了当初那一颗迸裂的心，没有了那样炽热、火烫的情感。不能说是虚情假意，但就是没有了灵魂激荡的共鸣。

像是大团圆，像是重新发现了、肯定了并拥抱了人世间那些最基本的——爱、家、不变的心，歌手发现它们不变，发现它们其实就是这世界与人生的至理。人们本是同根而生，从古至今，不管如何动荡，这都不会改变。但是这个发现和肯定，像是一个概念，一个大道理，而非身心魂俱在、磨难与觉悟同历的长旅。《家Ⅲ》是罗大佑最缺乏感染力的一张专辑，是旋律最差的一张专辑，也是感情最可疑的一张专辑。此前罗大佑歌曲的一个重要特征——真情鼓

荡、热力灼人、意蕴深厚，在这张专辑里荡然无存。它本该是一个句号，但这个句号打得歪歪扭扭、含含糊糊。在1984年发行的专辑《家》封面上，30岁的罗大佑独自一人站在暗色的背景里；在2017年发布的专辑《家Ⅲ》中，罗大佑携妻女出境。

李宗盛极为低产，五年里只出了一支单曲。加上五年之前和之后的各一首歌，形成了《自己的歌》《山丘》《新写的旧歌》的一个序列。这三首歌承前启后，内容相仿，形式统一，都是集大成，是个人总结之作，集中呈现了李宗盛毕生所学所长所感。

三首歌都是自传，《自己的歌》写情史，《山丘》写歌史，《新写的旧歌》写给过世的父亲。《山丘》是一个巅峰。在这首歌里，李宗盛把他的口白式唱腔、民谣体歌曲发展到极致。依字行腔无一字不合；句子、段落散漫但歌曲结构紧凑、整洁、优美；歌词不仅真实，还有诸多具体可感的细节；深厚的感情完全在诚挚、朴实的叙述中自然起伏、爆发，不受体裁、格律所缚，不像是在写歌，倒像是自自然然说一段话，写一段文。《山丘》唱出了李宗盛一生所念、一生所求、一生所得、一生所失。一首对自己歌唱生涯盖棺论定、完全属于个人经验的歌曲，却同时具有与千万人人生共鸣的特质，这首歌为大众流行音乐立了一个标杆。

《山丘》之后，《新写的旧歌》（2018）在这一创作方向上更进了一步，却把“歌曲”这一艺术形式彻底破坏掉。从体裁而言，《新写的旧歌》更接近一部个人化的戏曲。依字行腔登峰造极；句子、段落散漫，失去了歌曲结构；深厚的感情在诚挚、朴实的叙述中自然起伏和爆发，却缺少了体裁和格律的自律。《新写的旧歌》是歌曲的末路。

如《新写的旧歌》歌中所说，这首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来源：李宗盛《新写的旧歌》MV）。

崔健在距上一张专辑10年后，推出了《光冻》。客观上，他的专辑历来有为时代造像的性质。这一次他造的像是：光明盖顶，身处无限光明之中，却也同时处在一块冰晶里——光，成了一个透明的牢笼。在《外面的妞》里，像是《一无所有》的旋律变相地出现了，我仿佛在自慰，又仿佛隔着天窗在与外太空的妞儿单相思，要飞出地球去，射向外星球。在《死不回头》里，身处当下这个年代，崔健变相地重复了他在《一无所有》年代里提出的问题：“你是否还要跟我走，如果我死不回头？”

跟罗大佑类似，这是接近30年（1989—2017）的一个回答，回答他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时代之问。崔健的这第六张摇滚专辑，像是一个悠远的和声和回响——回到了摇滚全乐队，回到了歌唱，甚至回到了崔健第一张